

丙二、所说修法之次第，思维暇满难得分四：一、思维体性之闲暇；二、思维差别之圆满；三、思维难得之譬喻；四、思维数量之差别。

所谓的“引导”，就是透过思维来引发暇满难得的观念，由此发生珍惜人身的心，以及尽力以人身摄取大义的取心要欲，要引导出内在“暇满难得”这四个字有关的善心。引导又有外引导、内引导，外引导是老师教你怎么来思维，怎么一点一点发生新的观念和取心要欲；内引导是透过老师的引导，自己引导自己，也就是按照法轨，在心里一步一步如理如量地进行。

由于发起暇满难得的善心观念有一定的内心路程，它是通过缘起而发生的无颠倒心，所以要透过次第来做引导。所谓“次第”，就是心上走路的步骤。这一分的次第有四个：一、思维体性的闲暇；二、思维差别的圆满；三、思维难得的譬喻；四、思维数量的差别。也就是透过这四个组织，逐渐把暇满难得的观念和取心要欲发展出来。好比制造一辆轿车，要透过各种零件的组装，这些零件表示各种因缘条件，组装起来就能发动。同样，在内心的制造上，透过各方面的因缘一分一分地组合起来，观念就逐渐在起，等到因缘完备时，就必然发展出珍惜暇满的无颠倒心，出现一心想摄取大圆满前行、正行等法要的取心要欲。有了这个欲，它就作为修持龙钦宁体法要从始至终的根本动力。

四分是体性分、差别分、譬喻分和数量分。在次第上，前两分要取得暇满的认识，后两分要取得难得的认识。暇满是一个法，如何来了解它呢？就要知道它的体和相。体是从遮掉违品来立出它的共相，也就是透过了解八无暇是什么，进一步了解到远离八无暇就出现一种闲暇的体性，它是能够修法的因缘，所以“暇”字是在体性上说。这个闲暇的宝上面有什么样的圆满，就要从法的差别相上观察。

这就要知道自性和差别或者体和相两者的关系。差别

是体上的德相或者内外因缘的殊胜性所在，或者说它具备哪几分内容，而这一切内容说明的就是这个体。就好比某人是个总体，他的相貌、见解、福报等等就是他的差别。要了解他是殊胜的人，就要知道他的体性，之后要了解他的殊胜性所在。也就是透过方方面面看到他非常圆满，比如相貌庄严、智慧超越、心量广大、慈悲心大、精进、有福德等等，这些就是差别。

这样透过体性和差别，对于“暇满”两字，既认识到它的总体，又知道它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，由此才会产生具体认识，知道它是人身宝。不思维体性，就不知道闲暇的涵义，不思维差别，就不认识它的具体内涵，只有两方面和合起来，才会出现到量的暇满认识，有了这个认识才可能谈难得。如果连暇满都不认识，后面难得的心就不可能发展出来。

譬喻和数量两分是要发展难得的观念。譬喻上，由于这实在是概率极小的事件，无法用数字表达，所以必须依靠佛的量。这个譬喻非常善巧，谁都想不到，只有佛彻见这个事实，又有智慧的善巧力，就直接说出这样的譬喻。只有透过譬喻，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难得。它是超出世间认识的极难得事件，没办法由世间的导师、学问、理论来证成，只能透过佛语来引导你的观念。只有非常开阔的佛眼彻底了达缘起，见到人身难得的事实。那么这种话怎么表达呢？用非常小的数字来表达吗？那纸上没办法写的。或者透过人间的稀有现相来说吗？但这也不行。所以就通过盲龟值木的譬喻来说。这个譬喻非常深广，没有透见缘起事相的智慧根本说不出来。而这个譬喻是如实的。所以要知道，难得这一分不依从世间观念，要依从佛现量见到的情况，借助种种符合事实的譬喻来发展这个观念。

之后通过数量这一分，来表现出人是群灵中的珍瑞，极其稀有。这就要透过善趣和恶趣，以及善趣中一般人身和具法人身等等的差别，来了解暇满人身的难得。

这两方面思维到量，就会发展出人身极其难得的观念。

这时就不是听听而已了，而是透过譬喻的具体认识和数量上的对比，实际感觉到了佛给我们传达的信息。一旦真正相信它如此难得，就必然极其珍惜它、保爱它，不愿用它做任何无意义的事。这样发展出来以后，再透到修大圆满龙钦宁体法类上面，才开始昼夜精进，以这个动力驱使，自己一生全部贯注在里面，才可能修有所成。

如果前面取心要欲没发展出来，那后面就全被这种对暇满的无知、对难得的无知的错谬观念带走了。会觉得人身没什么难得，没什么珍贵，可以随使用人身来造业，随便失坏它等等，这些都是从愚痴心来的。如果不能破掉愚痴心，发展出智慧的观照抉择，那心力就起不来，正面的使用就出不来，心全部随过去的愚痴习气走了，被那种任意糟蹋、肆意浪费时间、颠倒而行的错认带着走了。这样后面就一个都不会成功，最多是学一点知识，而这些知识很可能增上傲慢，发展出各种我执、我见、自我表现等等。所以，必须一开始就在道的扼要上把握住，否则越到后面就越没办法调理。必须要这样了解。

总之，前前为因后后为果，思维的理路是一路一路进行的。要产生到量的无颠倒心，以及以强大的胜解信为前驱，发展出很大的取心要欲，此前一步一步心灵的进程不可缺少。否则前面残缺不全，认识不到位，引发的胜解不够，心上的量就打不开，取心要欲、善法上的欲就出不来。

也就是，首先要有非常确定的深广认识，之后观念才开始转变。观念转变以后，就要抉择自身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，这时抉择大义和非义等，就会推出取心要欲。之后不断加强这个欲，就会有昼夜修法的心。这就从内在引出了暇满难得的观念和欲乐。这些都是逐渐发展出来的，不学就没有这样的心，而学了以后，透过认识它就会出现，而认识的途径是思维。这样了解后，就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了。

下面开始思维体性的闲暇，以下都是这种方式，分两部分：一是法轨，二是普贤上师的详细指点。我们先学了晋

美朗巴大祖师的法轨，就知道它的根源在这里，只是文句上稍有变动，根本上就是晋美朗巴尊者的法轨。法的轨道或者大的纲宗给出了以后，接着就是普贤上师的详细指点。这就是两者的关系。前面已经讲了法轨，这里就不做太多解释，稍微提一下大纲就可以。

今初(思维体性之闲暇)

总的未生八无暇处，而有修圣法的闲暇，称之为“暇”。“无暇”者，即是八无暇之处。如云：“地狱饿鬼及旁生，蔑戾车与长寿天，邪见生于无佛世，暗哑此等八无暇。”谓生地狱者，连续不断受寒热苦故，无暇修法；饿鬼者，受饥渴之苦故，无暇修法；旁生者，受役使及互害之苦故，无暇修法；长寿天者，于无想中虚度时日故，无暇修法；生边鄙地，无佛法故，无暇修法；生为外道，或与彼同分的邪见者，自相续为邪见所染故，无暇修法；生于暗劫，纵三宝名亦不闻，不明辨善恶故，无暇修法；生为暗哑者，识不堪用故，无暇修法。是指这样八种。

“总”是提取共相的意思。这是从遮掉违品而给出定义。就是没有生在八无暇处，具有修圣法的闲暇，称为“暇”。为了了解暇，必须首先明确无暇的涵义，而要了解无暇，又必须从因相着手。无暇之处分八种，包括非人四类——地狱、饿鬼、旁生、长寿天，以及人中四类——边地、邪见、生于无佛世和成为暗哑。

为何这八种称为“八无暇”或者“八难”呢？这又要通过理由来证成，所以每一处都有个“故”字。要明确，“无暇”是指心中没有修法的闲暇或者空间。这八类的侧重点各有不同，就要在这个重点上，按照祖师开示的法轨，抓住每一个无暇的要点。譬如三恶趣就要抓住苦受连续不断，一直处在受苦的逼迫状态，所以不可能有闲暇缘法修持。分别心没办法两

用，心处在苦的困恼中时只有受苦的份，没办法处在安闲的心情里，缘着法展开思维、观修。因此，对于三恶趣就要在苦的连绵不断上着重观察。

就地狱而言，连续不断地受寒苦或热苦，极其深重，因此无法修法，也就是心中不会出现修法的因缘。“暇”，要体会到是一种修法闲暇的状态，或者内心很安稳、闲适的状态。如果没有福德，心不能安住，是没办法修法的。其次，饿鬼的表现是受极强烈的饥渴之苦，一直被饥渴的苦逼恼，非常虚弱、心慌，所以无法修法。旁生由于不断受着驱役，没有自在，或者处在互相啖食的苦当中，因此心识不安稳，无法修法。对于长寿天，要体会到由于在因缘状况上，一直处在无想中虚度，起不了修法的心，完全被冰冻住，因此没办法修法。

边鄙地要从环境上考察，在这个远离正法之地，一点点佛的教法也没有，因此不出现修法的因缘，这就叫无有闲暇修法。这里更多是从环境因缘上看，前四者是从心识状态上看。

对于邪见类，就要从他内心不接受法、排斥法的方面观察。假使生为外道，持的见解根本不同，不尊奉本师，不依佛法为道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心被邪见染污，不会出现一点点接受法的状态，因此无闲暇修法。或者成为同分的邪见者，虽然不是外道，已经入了内道，但是对于人和法起各种邪见，一起邪见心就堵住了，没办法接受。邪见压住了信心和恭敬，所以任何法都没办法进入，反而会出现负面心态，这样也不会出现修法的闲暇。

暗劫是时代问题，也就是处在无佛出世的时节里。这里无佛出世的时节，不包括佛出世时以及佛灭度后的正法、像法、末法期间。因为在这个期间世上有法，还有学法的机缘。而在佛出世前、法灭度后，就成了空虚的时代，期间不会出现一点点闻法的因缘。没有佛法光明的照耀，众生全部处在黑暗里，不明辨善恶是非，以这个原因处在无暇中。

暗哑属于根身的状况，如果处在暗哑状态，口舌不能说话，心识不能正常缘法观察、思维、抉择等，这样识起不来、用不了也无暇修法。

总的在八无暇的每个点上，“故”字前是证成它无暇的理由，因此这里的思维是通过理由来认定闲暇。以下外前行等的修法基本全部在思维上，而思维基本都在理由上走。要通过理路来证成得定解，这样来转观念，整个理的经由所在叫“理由”，它出现的结果是胜解信，有了信念再出现欲，从而推动我们的心不断转变。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因此，下面从始至终要贯穿理由。

这里要抓脉络、抓要点、抓理道。整个教法的组织有一个线索或者脉，脉抓不住，整个篇章就抓不住，零零散散的。

有人问：为什么要抓脉络？

因为它是文殊菩萨直接出来的修心图谱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密码，脉络或者线索搞清了，心上的路就很清楚。真正契合到了它，一路就都能打开，就像密码调对了就能开，没调对就开不了。没开到就不起作用，开到了一个一个个心都会出来。

把握脉络又要抓住要点。它有一个中心点，中心点一抓住纲就来了。所谓“提纲挈领”，提了纲，众目就张好了，挈了领，衣袖就跟着来了，这都表示要抓住纲领。

这一段闲暇的思维修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暇。暇是从离无暇来说的，所以关键就要知道无暇是什么，知道了无暇，反面的暇就清楚了。无暇又包括八种，所以列出了教证。八种的认定上又要抓住理道。心里要问：为什么是无暇呢？这八个最后都落到四个字上——“无暇修法”。无暇是在修法上说的，藏文上是“作法”，就是法上的运作，但是翻成汉文不雅，所以译为“修法”。实际就是法上的运行，通过内外因缘和合才能出现。而“无暇”就是没有修法的时机。

这样就知道，一切观察就是要认定无暇修法的内涵，这

又要具体一个一个来认识。由于遇到不同的因缘情况，会出现各种无暇修法的状况，所以要从缘起上去观察、认定它，而且要具体化。由于心上要认定的是“无暇修法”四个字，所以“暇”和“修法”两词最重要。修法就是法上的运作，暇就是修法的时机。时机代表因缘点，离开因缘之外没有时间。也就是，当因缘都恰好合拢时，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修法，或者能够契合到法上。这又有粗有细，粗分可以从一段时间、一生、一个时期来看，细分就落到一个刹那上去了。如果细分上能认识，那粗分就一定能认识；粗分上大概了解，细分不一定能认识，所以一定要在缘起的呈现上看。

把握这两个词，不是简单地接受一个结论，而是要通过理道证成这一点，这跟世间科学的证成有一些相似处。但是科学的范畴很小，局限在物质上，而这里是透过心识的缘起点去观察。所谓的“理道”，就是在缘起上观察。

为了引观察的心，就要一类一类地说：为什么在地狱众生的心中，不会出现法上运作的时机或者因缘点？这又要从因相去看：哦！原来他在连续不断地受特别大的寒热苦，一直在苦受中，内心没有安宁。连心都稳不住，怎么可能在法上运作呢？法是很细的，他一点点都没办法运作。

之后问：饿鬼为什么无暇修法？或者说在饿鬼众生的心续中，为什么不会出现运作法的因缘点或时机呢？这就要以“受饥渴之苦”来认定。饥渴之苦要具体化：人如果受着很强的饥渴苦，三天五天没吃饭、没喝水是什么状态？这么一想马上就能体会到，心识是非常不安的，会处在很强的苦受里，没办法抵御。第六意识不可能两用。一心盼望着吃的，在一种求觅当中，被饥渴之苦逼迫得一点不安宁，这时候心根本定不了，无法在法上运作。

旁生的心识一直处在受奴役状态，或者心惊胆战，要么就是愚蒙、愚痴，这种状态里也出不来修法的心。

至于长寿天，也是要看他内心的运作。他住在无想定中，像酣睡一样。他被定力给封死了，被那种业力控制住了，

一个心也起不来。这就发现，在他的心续中无法出现修法的因缘点。

或者观察人中，假使处在一种痴呆状态或者哑巴状态，心识也不可能出现法上的运作。他连识都起不来，又怎么能明了认知法义，或者在法上思维、修习呢？一分也不可能起。

或者在边地，外界没有四众游行，一点点法都没有，而且在非法上不断地熏染。由于环境太恶劣，处在离法十万八千里的边鄙地，熏的全是邪法，所以只有邪运作，一点点正法上的运作也不可能出现，完全绝了法缘。

或者观察无佛出世时期，在那个空虚的世界里，连三宝的名字都听不到，何况从中出现的无数教法组织、引导、权法实法等等？这时人陷在非法状态，形容为万古长夜，完全在无正法光明的状态中度过，所以一点点修法的心也出不来。

或者内心染上了邪见，就像一张布染得污黑，没办法洗白，它只能跟黑的相应，跟白的不相应。白的就是《毗奈耶》或者佛的一代教法，这些是白法的根本，黑的就是邪法、邪见。一旦熏黑就没办法转过来，这时他一点不信受正法，处在断善根的种类中。他一生起了无数的邪念、颠倒见解，对于正法丝毫不趣向，没有内在修法的时机，这就叫做“无暇修法”。“修法”是广义的，指在正法上的一切运作，包括闻思修或者十法行所摄的一切法行。这样就会认识什么是无暇。

这样具体认识以后才知道，脱离了心识的不安稳、心识的沉睡、外环境的空缺、内环境的障碍，以及黑暗时代等无量无边法以外的因缘，才出现了闲暇。就好比在无边黑暗里出现了如意宝的光明一样，闲暇的光明出来了。

像这样，透过了解无暇，才知道暇是什么涵义。懂了暇，进一步推究它，就要知道暇上的圆满是什么情况。从自缘、他缘两方面观察，就知道无数因缘条件合成，才出现能够修法的顺缘。然后从因果上推，知道是过去修过无数的

善行资粮，以及持戒、发愿等的力量，出现了这一世人身。这样从因果上透视，如实观察缘起，就会出现胜解信，也就是由理道、相合佛的圣教量所产生的理智的信心。

整个修法轨道是文殊菩萨现的，晋美朗巴大尊者就是文殊菩萨，所以它就像一个密码系统，——去看才发现，它是一条毫无错谬的能在心上发展的秘密通道。不会看的人认为这几句话没什么意思，会看的人知道它就是秘诀图，是一个秘密通道，一条一条都非常重要。而且是以前前为因出现后后，一路的心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。

譬如暇满，有的人想：我不要前面就要后面。但这是不行的，必须首先认定八无暇，而认定八无暇必须透过理道的认定，而理道的认定必须透视缘起。出现八无暇的认识后，闲暇就知道了，体性就把握住了。之后要推究它的差别分，在内缘、外缘上观察，十圆满的涵义就会出来。当整个因缘在心中展开深广的相时，就开始对譬喻有胜解。佛的譬喻一来，起了胜解以后，才知道它竟然如此难得。之后透过各趣有情数量的比较，人中具法者和不具法者数量的比较，就感觉这的确极其稀奇少有，这时对暇满人身才产生了真实的认识。因此，一定要透过真实的法轨，不能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想。

前面都是法轨，是文殊菩萨给我们制定的轨道，我们要遵祖师，是继承而不是创新。第一部分叫做法轨、纲宗，“纲”就是总纲、纲要，“宗”就是崇奉之处。我们就要按这么来修，要敬奉它，知道它真正给我授了秘诀。这样的话，一生一世就能持得住了，你会对这个法轨爱若至宝。轨道是说自己的心就是按照这样来开展，让恶劣颠倒的凡夫心逐渐变动，逐渐远离颠倒，往法轨上靠，往回归的路上走。这就需要有很多关键因素或条件，这些都要在前行中完成。如果只是在外面，看不到内心的路，不能在这条路上开发，那的确是假的、相似的，或者只是结一点善缘，因为你的心没得到开发。这样心上一路都落空的话，的确有很大的问题，我

们必须要这样认识。

三恶趣者，由于自己往昔所积集的恶业之果所引来的寒热、饥渴之苦，恒常不断受故，无暇修法。

要通过“业、果、受、时”四字诀打开认识之门，认识到三恶趣修法无暇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零概率或近乎零概率事件。这又要看到，在它心中出现的无数个念头里面，几乎找不到一个修法的念头，因此概率上是零，当然，也有极少数会生起一些法上的念头，所以总的来说是近乎零。这才知道这个缘起的难得。

那么如何了解“业、果、受、时”四字诀的涵义呢？先以人间的比喻来说明。譬如杀人造了很恶劣的业绩；结果被逮捕入狱，进了死囚的狱房，这就叫“果”；以这个果就引来在监狱生涯里的各种苦受；而时间就是他需要服的刑期，在这段时间里完全处在很酷烈的刑罚当中，这就叫做业、果、受、时。

或者一个人做了高官，贪污国家的税收达十亿元，结果被关进监狱，被判无期徒刑。他造了很重的贪污业，这叫做“业行”；结果被关进了监狱，这就是“果”；入狱后引出来的一系列监狱生涯，各种苦的感受，这叫做以果引出的受；在他服刑期间，基本都处在很大的苦受当中，这叫“时”。在这种命运当中，心思基本没办法安顿，这好比无暇。

或者一个人行淫，这叫“业”；以此得了艾滋病，这叫“果”；这时身上出现寒热等的各种苦，这叫“受”；在病苦终结前的漫长时间里，几乎都处在这种状态，就叫“时”。由于果报非常厉害，在感受性上心没办法超越，完全被苦受控制，因此没有安宁之时，这叫“无暇”。

也就是，当业果已经呈现，处在这种状况当中，这时心是没办法超越的，完全被锁定了。他的无数个心念都是受苦状态，在这上面，心没有能安下来思维、抉择、观行等等的

可能性，这叫“无暇”。在他无数的念头里面，几乎找不到念头可以修法，这就叫做“零概率事件”，这是很现实的。就人间的状况推向千百万亿倍，那就是恶趣受苦的状况。

这样，我们再回到普贤上师的指点上：“往昔所积集的恶业”，这叫“业行”；“果”就是它所感的异熟果；“所引来的寒热、饥渴之苦”，就是由于受果而引出了一系列的苦受；“恒常不断受故”，这是“时”。以业、果、受、时四字通理路，就知道的确是无暇修法，或者说修法对这类众生来说是零概率事件。也就是在这种命运遭遇里，在一个极漫长的时间里，不断地出现剧烈的苦，跟这个苦受相应的心，没办法运转起法上的作为，这叫做法上的运作几乎是零，因此马上能够断定无暇修法。以上是大致的指点。

所谓的蔑戾车者，即指据说有罗卡查等的三十二种边鄙地，以及说损恼为法的蔑戾车法规，将杀生列为善的这些。诸边鄙地蔑戾车，也是自性为：虽有人一样的色身，然识不堪用故，不能转向正法方面。有娶母为妻等，随行自己父祖恶规的缘故，与随法之行相违，特别擅杀生、狩猎等的不善技艺，而唯行罪业故，大多死后无间行于恶趣，故为无暇之处。

蔑戾车按照地方和法规两点去认识。这里举了罗卡查等三十二种边鄙之地，以及说损恼为法的法规。他们把杀生当成善行，就像世上很多邪派，认为杀掉众生是善行等等。像这一类就处在边鄙野蛮的状况。

接着透过审视蔑戾车他的内心、业行、生前死后的情况，就可以认定处于无暇修法的状况。他们一味地在邪的因缘上积聚，结果这一类人会感在一个边鄙地里，共同熏染一种邪的法规，当熏染成性时就处在不可开发的状况。因此，从蔑戾车的自性上看，虽然有人的模样，但实际不具足人的内涵。因为起码要住在人天善规上才具有人的德行，以及能保住人身，而这种人非常可怕，他的心识熏染了执持损恼法等

的法规。识不堪能的缘故，根本转不到正法方面，这样就观察到他的心。

蔑戾车的自性，所谓的野蛮、不开化是什么状况？就是邪性坚固，没办法引到正法方面来，不具善根。他的心识顽固地按照邪的机制在转，在心的屏幕上不会出现一个修法的念头或者修法的倾向，他对于正法是排斥的，根本不可能靠拢。

之后考察他的业行会发现，他牢牢执持着父祖传下来的各种恶规，不随顺安乐正道。比如娶母为妻，随便邪淫或者杀生等等，这和随法行完全相违。随法行是清净的，符合安乐法则，必须在因果正见上面支持起来。首先要辩明业的善和恶以及所感召的果报，必须在心里得到因果的胜解才能开启白法之路。由于他非常强地执著恶规，由此所走路、所起的行为全部与随法行相违。从反面来看，他特别擅长杀生、打猎等等，一辈子只做罪业。

他的内心秉持恶规，没有正面的随法行，却有着非常多的颠倒罪行，这样看来，生前的状况是一点法的内涵也没有，甚至连往法上走的可能性都没有。以这样的心和业行状况，死后无间多数是往恶趣走，几乎全军覆没。这样观察他的整个命运状况，的确是无暇之人。

长寿天者，即无想天。也即是，于善恶任何想也无有的静虑取为解脱后修故，生无想的天。而在彼等持的境界中多个大劫的期间住后，能引之业尽时，以邪见的因生三恶趣故，无暇修法。

这里以“见、修、果、心、时、终”六字诀，透视长寿天的命运始末。也就是，看到这种生命形态从始至终落在什么状况里，由此打开认识之门。认识无暇要拉开从前到后的整个过程，明彻地看到缘起，知道他身上出现的状况，而且看到在这种状况里几乎出现不了修法的心念，从而断定是零

概率事件。

“见”是指见解，因地做人时持有这种见解，以为没有任何善恶想的静虑是解脱，这就叫做“见取见”，所以用“取”字。他以为心上什么善恶想法都没有，很平静、很安宁就是解脱，但实际上解脱必须证空性。像这样，他只是念头暂时止息，而没有在根源上见到诸法空性。

再者，拼命压念头是一条歧路，是见取见的烦恼引着他的心，按这种谬见去修持。“修”字表示他不断地在这上串习，一直修压念不起。

以这种修的力量，就感得生无想的天，这叫“果”。处在这个天境当中，心中一点念头也没有，就跟酣睡一样。但酣睡不是解脱，醒来后各种善恶念头还是会起来。酣睡的状况里什么念也没有，这只是某个因缘条件下他的心不起了，而不是解脱。这样就可以看到，他的果符合因，因是这样修的，果上就到了无想的天了。“无想的”三个字就是按照他的因的定律来的。

他的状况是在这个等持的境界中，这叫做“心”。也就是他的心识一直平等地持着这种没有想的状况，前一刹那、后一刹那都是这个样子，就像酣睡时前一刹那、后一刹那都没念头、没分别一样。但这是庸俗状态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“多个大劫的期间”就是“时”。譬如八万大劫，每一个刹那都是酣睡状态，这期间一点修法状态也没有，零概率事件。连心念都起不来，哪里有修法？就好像植物人或者酣睡者，在那种状况里沉睡不已、醒不过来，很可怜。

之后要看到“终”，就是他的后边际是怎样的。这种生命形态，随着他的缘起不断运行，到后面又怎样呢？如同仰天射箭一样，“势力尽箭还坠，招得来生不如意”。那种支持他住定的力量叫做“能引的业”，就像发箭的动力，由于动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他只能飞行若干步，也就是心识在定境中只能运行有限的刹那，即便是八万劫也有穷尽之时。当能引的业穷尽时，他就从定中出来，这时候发现不是解脱就会起邪

见。会想：我过去修佛的法，说是有解脱，现在怎么没解脱？他就起诽谤的心或者起邪见，邪见一起就堕入三恶趣。

那么我们整体审视长寿天，从过去做人、中间升天，到后面堕落的全部行程，就发现特别可怜，他误入歧途了。在整个发展进程中的无数个刹那里，都出现不了修法的心念，最终是这么悲惨。这样观察以后得出结论，他是无暇修法的。像这样就打开了认识之门。

思考题

1、《普贤上师口授》共同前行引导的每一个，前后部分分别讲什么？二者的关系如何？有何殊胜性？

2、次第引导自心引发暇满难得观念：

(1)总的思维理路是什么？

(2)这样次第思维有何必要？

(3)为什么要“抓脉络、抓要点、抓理道”？此处应如何把握？

3、思维八无暇中：

(1)如理思维体会“无暇修法”的涵义。

(2)每一种情况无暇修法的理由是什么？

(3)三恶趣的业、果、受、时是怎样的？——思维认定其修法是近乎零概率事件。

(4)蔑戾车的内心、业行、生前情况、死后情况如何？如理思维认定其无暇修法。

(5)长寿天的见、修、果、心、时、终是怎样的？透视其命运始末，认定其无暇修法。